

追



你 到高原

马丽华(散文集)
西藏人民出版社

还有什么可说的,兄弟
只要你的那轮太阳
每天每天从草原那端升起
只要那黄金的八月

每年每年如期而至
只要雪野中还有蹄痕
只要草原上有鹰有绿
兄弟兄弟,还有计划可说的

马丽华·《远望草原》

追你到高原

追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
张蜀华
翟跃飞

追你到高原

(散文集)

马丽华

•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

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6.5 插页: 2

1986年11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100

统一书号: 10170·165 定价: 0.91元

· 目录 ·

西藏正处于发现的时代	2
两路之碑	10
向往旅行	13
想念拉萨	17
我能够这样地热爱自然	23
记得那次我们看瀑布	29
藏北草原散记	34
就因为这草原	42
在雪原与大海之间	53
人生际遇	58
勒布猎奇	66
山路月朦胧	76
翻越千里唐古拉	84
并非通向塔希提	92
深入藏北西部	100

小 拉 萨	142
加央的草原	145
失去高原	148
路依旧在延伸	163
高原大地所赐予的	171
你就是西藏	178
爱诗是美好的	184
直觉引领你	191
假如我今年十八岁	198
追你到高原——代后记	201
编 后	205

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兄弟
只要我的那轮太阳
每天每天从草原那端升起
只要我的黄金的八月
每年每年如期而至
只要雪野中还有蹄痕
只要莽原上有黄有绿
兄弟兄弟，还有什么可说的

引自《总是这草原》

西藏正处于发现的年代

友人送我一大一小两枚古海螺化石，象生铁铸成的，棕黑无光泽。大的古朴粗糙，小的纹理细致。说是古喜马拉雅海的遗物。它们属于哪个地质年代——三叠世，侏罗世，白垩世，或者更晚？无从知晓。

化石真是最最神奇的尤物，它凝固了距今遥遥远远的那一段历史，然后搁浅在时间的沙滩上。后来的人类捡起它，若有所思又不可思议：沧海变高原，不可企及的遥远啊！一般人可以思议的只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一段。在西藏，就是从猿变人，吐蕃王朝的兴衰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，以及前不久才步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。仅此而已。

然而当代西藏有哪些显著特点，却往往是今天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人们所熟视无睹的。敏感的人们只意识到某种不寻常的时代正悄悄逼近。正所谓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；一如文明国家掀起工业革命的时候，虽然人们感觉到了身边正在发生的大变化，但看不透彻，而今天的未来学家们则不难把那时代冠之为“第二次浪潮”。我以为西藏在某种不寻常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，这个

过渡阶段该被称作“发现的时代”。虽然我并非科学家和预言家。

在广大的内地，如今想要发现一枚某生物化石已属不易，但在西藏只要留心则不难。推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如此。前不久，几位考古工作者在拉萨北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。他们只是分析了拉萨地理地貌，认为有可能在那儿发现，一经查找果真就发现了。这个发现当然很有意义。人类发展史是由众多环节所组成的链条。在西藏，其中许多环节脱落了，使人们至今对西藏古昔之谜不甚明了，许多问题悬而未决。热衷于衔接复原链环的人们来了，运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，实地踏勘，凭着对出土实物的鉴定，凭着人类神奇的直感和想象力，一个一个地拣起曾经失落的环节。这种考古发掘工作不止对于考古学具有决定性意义，凡有志于人类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，甚至地质学、古气候学、古植物动物学……研究的人们都不妨来发现一番，写出古今中外任谁也没撰写过的论文来。

一九八五年春末，西藏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前往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——阿里，去征服我国百万分之一地质填图的最后一个地质空白区噶大克幅。去进行地层、结构、岩浆岩、矿产、水文等等学科的综合地质调查。勿庸讳言，说不定每个数据都将成为地质学领域的新发现。

差不多同时，西藏登山队九名藏族队员成功地

登上世界第六高峰——卓奥友峰。卓奥友峰，是人类登山史上的处女峰。

常听广播常翻报纸，常常发现太多的“发现”：藏北、阿里都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地热田；藏东发现亚洲最大的铜矿，藏南发现金矿，发现铬矿。并且这些矿藏品位很高，质地优秀。

太阳能的研究利用真是得天独厚。一群青年大学生们正从事着这项研究。太阳自不必费心去发现，关键是捕捉太阳能。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人在这方面一鸣惊人。西藏高原太阳能资源丰富，据说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漠。

去拉萨的老街八角街一转，处处有所发现。可以称作文物的真不少：铜佛、法器、古币，土产的和舶来的珠宝首饰及工艺品等等。还有西装。本来是富国救济难民的捐助品，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藏市场。不管这些服装的前一位主人是安次是大岛茂，也不管穿起来是否有失国格体统，因为价廉物美还是竞相购买。一对汉族新婚夫妇，在地摊上偶尔发现了一串松石项链，因为年深月久，孔雀蓝的石面上布满了黑色罗纹。据说这纹路还在延伸并加深。卖项链的人说，这些松石都“病”了——就冲这一句话也要买下它。有几百年了？有谁戴过它，抚摸过它？这群“病”了的玉石上凝聚了多少代人的生死爱，目睹了多少人世间的悲喜剧？——两个年青人爱不释手，情思联翩，他们被自己的发现深深感动了。

发现总和建树连在一起，发现不是目的。发现的时代应该是开创的时代。

一群美术家在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，发现那里残存的壁画雕刻令人倾倒。它们把它们公诸于世，并想在理论上研究探讨一番之后，正式命名为“古格画派”。西藏有如此丰盛的民间艺术传统，今人享之不尽，许多艺术家正汲取着它，借鉴着它，努力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。有位艺术家就得益非浅，他创作的取材于藏族民间故事、具有壁画风格的连环画就在一九八四年的六届全国美展中荣膺金牌。

西藏民歌究竟有多少种，恐怕没人能讲得完全。随便有人哼起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、旋律歌词也简单的民歌，你都会不断地发现其中无穷无尽的美。有人说西藏的每条山沟、每片草坝都有自己的歌舞。舞蹈种类繁多，有些已经和几近湮没，亟待抢救挖掘。一位酷好西藏民间艺术的老人断言：有些民间舞蹈被整理出来，推广开来，可以风靡世界，至少不亚于迪斯科。

民族、民俗学在国内是“热门”。在西藏，你只要深入下去，或者直接了解，或者从藏、门巴、珞巴、僜人夏尔巴人的民间文学中去间接了解，总之只要你有兴趣，又深入了，播下一粒种子，可以长出三棵大树。

“西部小说”是美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。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，“西部小说”作家曾随老的拓荒者一同旅行，从遥远的外阿勒亨尼山脉直到阿

拉斯加的奇利库特山口。西部小说，有一个作家群，有大批好作品。直到现在仍具有旺盛生命力。由彼及此，许多有识之士从理论上和感觉上认定：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，一定可以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别有洞天的文学流派。西藏是如此引世人瞩目，以至于许多外国人孜孜不倦地研究“西藏学”；听说前些年曾有人统计过，国内文艺期刊出口额中，《西藏文学》占第二位（此事待考证）。西藏文坛应该成为正在勃兴的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方面军。理论上感觉上都认为如此，可是西藏至今尚无响亮的惊世之作。这块艺术的高地至今无人占领。因此一大批青年人都在奋力攀登，作种种尝试，以使自己的作品如西藏高原一样神奇一样引人入胜。

一位年青的大学生喜欢收藏古币。进藏不足两年，已经搜集到几百枚藏币了。除去实物收藏外，他的贡献是在中国及世界钱币学上有新突破，那就是关于对剪碎尼泊尔银币在西藏流通情况的研究成果。从事钱币学研究的人数毕竟很少，没必要枯燥地说明有关“剪碎尼泊尔银币”问题，那不很重要。重要的问题在于：当今西藏，尚有许多学科领域从未有人涉足。

语言学方面大有文章可作。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，印欧语系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关系已经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，但汉藏语系的内部难题还有待攻克。你可以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，或者用转换、生成的方法，或者用其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，对藏

语、藏语方言作出透彻的研究，那么，你有可能成为大语言学家。

有些则是本来好几百年地摆放在那儿不为人知，一注意了也算是发现了。比如宗教文物稀世珍品贝叶经。创造它的南亚诸国因气候潮湿，贝叶经几乎绝迹。而在干燥的西藏，凡未经人为破坏的都完好地保存下来了，不时在这儿或在那儿被发现。拉萨北郊色拉寺有部大藏经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——是为佛学经典，换个说法就是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——世界上都知道色拉寺有这么一部。可最近有人发现距此不远的布达拉宫里也有一部，是永乐九年的雕板印刷。卷首卷尾都是汉文，正文为藏文。或问这发现有什么意义吗？有的。不仅对于宗教学、历史学等等，搞版本学的，搞民族交通史的，都可以潜心去研究从而有所发现。

还有许多学科不能一一尽数。西藏的林业资源水利资源牧场资源都排在全国各同类资源的前几位，任何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全国意义和世界意义。还有关于藏历的研究，藏医藏药的研究，天文学的研究，地震史的研究等等。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讲，一个人有多种发现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在西藏，这种发现正方兴未艾。

久居西藏的本地人也许感触不深，来藏不久的内地人却很敏感：西藏这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别处不同。从此地的人情世故中，你会发现自古以来人类所具有的纯真朴素的天性，发现处处可见的

人性之美、人类之爱，发现在与人交往中那种亲近感。如果淡漠了或抛弃了这些便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的话，唉，那真悲哀。要说这是愚昧，那么这种愚昧万岁。我预言，等到人类高度文明起来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将日趋合情合理。总而言之，简而言之，凡想干一番事业的人，或者无所谓事业但性格开朗的非西藏人，都将发现这块土地最适合于自己。这是地利，是人和，天时是各项经济政策的开放，文艺政策的开放，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。至于能否有所作为，全看你自己。

最后一点应该强调指出：这一系列发现有的容易，有的并不轻松。比如藏南雅鲁藏布江畔某地，居住着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，正处在新石器时代，以渔猎为生。你打算拜访他们，就必须在不能行车的无路之路上跋涉三天，危险地段要抠住石壁一点一点蹭过去。稍不留神就把命丢下滔滔不绝的江底。还有对野人的考察。西藏素称“野人之乡”，但要活捉一个何其之难。从目前所宣扬的野人的能量看，人力难以与之匹敌，搞不好反被野人“掇”了去。

当年的特提斯古海，隆起而成为今天的青藏高原。如今，这块高地仍在每时每刻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升高着。西藏高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必将和正在崛起。这是一片处女地，适合多学科生长。人生一世，能做个开拓者，纵使遍尝艰辛，也很值得。

最后一句我要说，作为创业者开拓者，无论你发现了多少，你将会发现你最有价值的发现——你终于发现了你自己。

1985.6.拉萨

两路之碑

“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”已经竣工，高高的碑体矗立在拉萨河畔。舒缓的拉萨河轻吟浅唱着西去；与拉萨河平行伸展的是青蓝色的沥青公路——东方通往成都，就是那条全长2416公里、平均海拔3500米的川藏公路；往西再往北，是直抵西宁的青藏公路，长1937公里，平均海拔4500米。两路横贯于世界屋脊之巅，雄踞于千山万水之上，海拔之高，路途之遥，工程之艰险，规模之恢宏，史无前例，为世人所瞩目。

两路建成通车已三十年。三十多年前，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及全国人民支援下，进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藏、汉族工人约十一万人投入这项工程。川藏线上，因运输困难，不得不常以野菜、草根充饥的筑路员工们，战胜了冰川、雪崩、流沙、地震、泥石流、悬崖峭壁等险阻；青藏线上，雪暴、风沙流、盐渍土、高寒缺氧、多年冻土区等特殊气候、地质地段，也没能阻住公路的延伸。历时四年多的筑路过程中，有3000余名人民解放军官兵为之捐躯。两路建成通车，结束了西藏长期封闭的历史，沟通了拉萨与北京之间

的坦途，密切了民族关系，维护了祖国统一，为西藏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开拓了通道。两路是耸立在藏汉各民族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；筑路英雄们的精神与业绩，将千秋万岁地与两路并存于世。

今天的人们依然记得那首歌，那首当年藏族民工为筑路部队所唱的豪迈的民歌——

大鹰飞来了

大鹰的翅膀展不开

大鹰要高翔，山崖快闪开吧

大鹰要低飞，江水快闪开吧……

拉萨是大鹰落脚之地。十字镐光明地启开了西藏高原的大门。

花岗岩的纪念碑凝固了这首歌。

因为修建了川藏青藏公路，西藏的整个那一时代，都该被追认为筑路时代了。谁从这两条路上走过，谁就该铭记那个时代。五十年代的筑路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问心无愧地走入历史，当之无愧于西藏人民永远的怀念。后人风尘仆仆地来了，为两路之碑设计、施工、撰写碑文。然而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缅怀先人，为之树碑立传。我们正在做的既是一种继续，更是一种开拓。每一个后来者都在想，自己的责任是什么，该为西藏这地方留下些什么。

去年以来，由两条公路及空中航线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内地建设者们来藏，西藏盛况空前地进行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。我们感受到了时代！

时代照耀着每个人的命运之星，时代攫住了每一颗渴求进取的心灵。未来世界的浪潮汹涌而来，时代的步伐比任何时候都迅疾。历史善于忘怀和遗弃。不离不弃的只有一种精神、一种信念。这座浅灰色花岗岩的建筑略去了筑路过程的一切场景和细节，只作为这种精神和信念的意象，给后人以永恒的启迪。

我是在一个黄昏前来瞻仰这座纪念碑的。天际布满浓重的雨云，在这样的背景中，纪念碑分外夺目。“川藏 青藏 公路 纪念碑”为胡耀邦同志所题写；宏伟的碑体由福建侨乡惠安的石工们完成。它似乎是一座分水岭：南面是大自然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少有变化的山山水水；往北是人类社会。说这个社会近两年来日新月异也不怎么过分。两路之碑屹立于丁字路口，它视线的正前方正好是四十三项工程中最出色的建筑——拉萨饭店和拉萨剧院。此刻华灯齐放，彩色喷泉把拉萨喷成一朵辉煌的花。华灯下漫步的人们，无论穿西服的着藏装的，都格外端庄，格外精神。在美丽的环境里，对生活才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人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壮丽的情感。

1985.9.拉萨